

The Ministry of Fear

Graham Greene

格雷厄姆·格林文集

恐怖部

钱满素 秦文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Ministry of Fear

Graham Greene

Graham Greene

格雷厄姆·格林文集

恐怖部

钱满素 秦文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恐怖部 / (英) 格林(Greene, G.) 著; 钱满素, 秦文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4
(格雷厄姆·格林文集)
书名原文: The Ministry of Fear
ISBN 978-7-5327-5014-6

I. 恐... II. ① 格...② 钱...③ 秦...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 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6509 号

Graham Greene

THE MINISTRY OF FEAR

Copyright © Verdant S. A., 1943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7-895 号

恐怖部

[英] 格雷厄姆·格林/著 钱满素 秦文华/译
责任编辑/管舒宁 装帧设计/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36,000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5014-6/I·2823

定价: 2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T: 021-36162648

“他们把腰腿肉带回家了么？”

——夏洛特·M·荣格《小公爵》

目录

第一部 不幸的人	1
第二部 幸福的人	119
第三部 支离破碎的回忆	171
第四部 健全的人	227

第一部 不幸的人

一 自由母亲基金会

非经获准不得通行。

——《小公爵》

1

每年的游园会上都有某种东西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阿瑟·罗吸引过去,使他不由自主地成为远处乐队吹奏声和木球敲击椰子的咚咚声的俘虏。然而,这一年没有椰子,因为战争正在进行:从勃鲁姆斯伯里住宅区的断垣残壁中也可以看出这点——一个壁炉的凸出部分被炸掉了,留在墙壁中间的那部分看上去就像画在廉价玩具屋上的壁炉;墙壁上还残留着许多镜片和绿色糊墙纸,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从某个拐角处传出扫玻璃碴儿的声音,如同海水拍打着卵石海滩发出的懒洋洋的响声。广场倒是被一面面自由国家的国旗和许多彩旗装饰得格外绚丽;从节日那天起,显然有人坚持让这些旗帜在这儿一直飘扬。

阿瑟·罗凭栏远眺,思绪万千。栏杆倒还没被炸掉。游园会在他的记忆中是无邪的,使他想起了童年,想起了牧师住宅中的花园,身穿白色夏裙的姑娘们,花坛中草木的芳香以及某种安全感。他不想嘲笑这些幼稚的、为某一目的而精心设计的赚钱方法。总有一个牧师在主持一种输赢不大的赌博;寻宝游戏摊后面则站着一位穿着拖到脚后跟的印花裙子的老太太,她那顶宽边软帽在旧货摊上方神气活现地抖动着(像儿童乐

园那样大小的一块地方，四周立上界桩，标明为寻宝摊的范围)。夜幕降临了，由于灯火管制他们不得不早早结束，还有一些体力活，需要泥瓦匠去干。在游园会的一个角落里长着一棵梧桐树，树下摆着个算命摊，就像一个临时搭成的露天厕所。在这个夏末的星期天下午，一切似乎完美无缺。“我把自己的宁静献给你，这不是人所尽知的宁静……”人们好不容易请来的那支人数很少的军乐队，又奏起那支被人遗忘的上次大战中流行的曲子。“不论发生什么事，我将常常想起那个阳光普照的山坡。”阿瑟·罗听后，泪水涌进了眼眶。

他绕着栏杆，朝自己的厄运走去：一便士硬币顺着一条倾斜的弯道，滚到一块方格板上——硬币并不多。游园会冷冷清清：只有三个小摊，人们都避开它们。他们如果非得花钱不可，便宁可往方格板上滚硬币，争取赢几个钱，或者在寻宝摊上赢几张储蓄券。阿瑟·罗沿着栏杆往前走，迟疑不决，既像一个不速之客，又像一个多年流放在外的人重返家园，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受到欢迎。

他身材细长，背部佝偻，黑发已在变灰，脸庞瘦削，鼻梁有点弯，嘴巴过于敏感。他的衣服质地很好，可是给人的印象是他对衣服并不爱惜。要不是那种仿佛是结过婚的样子，你准会以为他是个单身汉……

“交费，”门口的中年妇女说，“一先令，不过这好像不很公道。你要是再等五分钟，就可以按减价票进来了。我每次看见人们这么晚才来，总觉得应该向他们提醒一下才对。”

“你想得真周到。”

“我们不想让人们感到受骗——哪怕是为了干好事，你说呢？”

“我还是不等了吧。我要马上进去。到底是什么好事?”

“为自由母亲们——我指的是所有自由国家的母亲们——募捐^①。”

阿瑟·罗高兴地回想起少年时代和童年时代。当时,每年这个时候在牧师住宅的花园里总有一次游园会。花园离特兰平登路不远,在临时搭成的舞台那边是剑桥郡的平坦的原野,原野的尽头是一条小溪,溪中游着刺鱼,岸上长着修过枝的柳树,然后是几个斜坡,上面是石膏采石场。在剑桥郡,这些斜坡被人们称为小山。他每年都怀着一种奇怪的兴奋心情来参加这些游园会——似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似乎熟悉的生活方式即将在那天下午永远改变。乐队在暖和的夕阳下吹奏,铜管乐器发出的声音像烟雾似的在颤抖,一些陌生少妇的脸和开杂货店与邮局的特罗普太太、主日学校教师萨维奇小姐以及老板娘和牧师太太们的脸混在一起。小时候,他跟着母亲围着这些小摊转——童装摊,粉红色的毛衣摊,艺术陶器摊,最后见到的是游园会中最好的货摊——白象摊。在白象摊上好像总能找到一枚魔戒,它能满足你的三个愿望,让你称心如意。然而奇怪的是,他当天晚上回家时,却只带着一本旧的夏洛特·M·荣格的《小公爵》,或一本印有马扎华蒂茶广告的过时的地图册。但他一点也不觉得失望,因为他还带回了铜管乐吹奏的声音、光荣感和未来自己将更勇敢的预感。到了少年时代,兴奋的根源就不同了:他想象着也许能在牧师宅邸中碰到一个从未见过的少女,他将向她大胆地倾诉衷肠;晚上,草坪上将举行舞会,人们将闻到紫罗兰的气味。不过由于这些梦想从未兑现,所

^① 指为“自由母亲基金会”筹款。

以他还保留着一种无邪的感觉……

同时,还有兴奋的感觉。他不相信当他进门来到梧桐树下那片草地上的时候,竟会什么也不发生。虽然他现在需要的不是少女,也不是魔戒,而是更加不可能的事情——抹去这二十年来发生的所有事件。乐队在演奏,他的心怦怦乱跳;这个消瘦的、饱经世故的人回到了童年。

“过来试试你的运气吧,先生。”牧师说,他的声音显然是联欢会上的男中音。

“但愿我能有些硬币。”

“一先令十三次,先生。”

阿瑟·罗投进的一个个便士顺着那条狭窄的斜槽滑下去,他看着它们在方格板上摇摆。

“今天怕不是你的好日子,先生。再来一先令怎么样?为了做好事,再来试一下好吗?”

“我想再到前面去试试。”他记得母亲总是一路赌下去的,她小心翼翼地她的钱平分给各个赌摊,而把椰子和赢得的东西留给孩子们。在有些摊子上,简直很难发现什么东西,哪怕是送给佣人的东西。

在一个有小遮篷的摊子上,放着块蛋糕,旁边围着一小群热情的游客。一位女士在解释:“我们把配给的黄油凑在一起,塔森先生弄到了小葡萄干。”

她转身对着阿瑟·罗说:“你不想买张票,猜猜这个蛋糕有多重吗?”

他把蛋糕举起,随口说:“三磅五盎司。”

“猜得真准,你太太一定常教你。”

他从人群里退了出来：“啊，不，我没结婚。”

战争使摆摊人的任务变得格外困难了。一个摊子上摆满了供军人阅读的企鹅出版社印行的旧书；另一个摊子上零零星星地放着一些最奇怪不过的旧衣服——多年前的旧衣服：带兜的长裙，有骨撑的花边高领衫。人们把它们从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抽屉里翻了出来，最后给了自由母亲。还有上面缀着叮当作响的饰物的女用紧身胸衣。童装只占了很小一部分，现在毛线实行配给，旧毛衣在朋友间十分需要。第三个摊子是传统的白象摊，尽管说它是黑的可能更确切，因为许多在印度侨居过的英国家庭都交出了他们收集的乌木象。还有铜烟灰缸，绣花的火柴套——它们已经很久不放火柴了——几本放在书店里嫌寒酸的书，两本明信片簿，一套完整的狄更斯香烟画片，一只电镀煮蛋器，一个粉红色的长柄烟斗，几个来自梵纳那西^①的雕花别针盒，一张上面有温斯顿·丘吉尔夫人签名的明信片，一盘各国铜币……阿瑟·罗翻阅着旧书，当他看到一本肮脏不堪的《小公爵》时，心中感到一阵痛楚。他花了六便士买下这本书，继续往前走。他觉得这一天尽管尽善尽美，但似乎有什么在威胁着他。透过为寻宝摊遮荫的梧桐树，他可以望到广场被毁的那部分。仿佛上帝专门领他到这个地方来，向他显示今昔之别。这些人可能在一场花费甚大、只对他一个人有好处的道德剧中扮演角色……

当然，他不能不到寻宝摊上去转转，尽管他知道奖品是什么东西后感到很扫兴。后来，值得一看的地方只剩下算命摊了——这是一个算命

^① 印度一个城市。

摊,而不是公厕。一块布帘在入口处晃来晃去,布料子是从阿尔及尔带回来的。一位女士抓住他的胳膊说:“你应该去算个命。你真的应该去。贝莱太太神机妙算,她告诉我儿子……”她又抓住一个从面前经过的中年妇女,气喘吁吁地接着说:“我刚才正和这位先生说起神机妙算的贝莱太太和我的儿子。”

“你的小儿子?”

“是的,杰克。”

罗趁机溜开了。夕阳西下,广场花园渐渐冷落起来了:趁着天还没黑,灯火管制还没开始,警报还没拉响,赶紧收起“宝物”回家吧。一个人在乡村的篱笆后面,在班轮客舱里的纸牌上算过那么多次命,可游园会上的这个业余算命人却仍能使他入迷。一个人总会有那么一段时候对出海旅行、皮肤黝黑的陌生女人以及带来喜讯的书信半信半疑。有个人曾经拒绝给他算命——当然只是故作姿态,以加深他的印象——然而缄默倒确实比其他任何预言都更接近真理。

他掀起帘子,摸索着走了进去。

帐篷里面很暗,他很难辨认出贝莱太太。这位太太腰圆体胖,裹着一件像是寡妇穿的旧丧服,要不就是一种农民服装。他没想到贝莱太太的声音会这么深沉有力:一种令人信服的声音。他原以为这个喜欢水彩画的女人讲起话来声音是发抖的。

“请坐,请用一枚镍币在我手心里画个十字。”

“真暗。”

他现在总算勉强把她看清了:她身上穿的是一件农民衣服,头上裹

着一块大头巾，肩上披着一条轻纱，末端甩在背后。他找出一枚半克朗的银币，在她手心里画了个十字。

“把你的手伸过来。”

他伸出手，她牢牢地抓住，像是说：别想得到什么怜悯。一盏电灯发出微弱的亮光，照着他掌心的爱情纹；一条条细小的横纹大概代表儿女满堂；生命线很长……

他说：“你挺会赶时髦，我指的是你这儿装上了电灯。”

她不理睬他说话这么无礼，开口就算命：“先谈谈你的性格，再说说你的过去：根据规定，我不准预言未来。你性格刚毅，富有想象力，对痛苦十分敏感；有时你觉得怀才不遇。你想干一番大事业，不想整天沉溺在空想中。其实没什么。不管怎么说，你已经使一个女人得到了幸福。”

他想把手抽出来，但她抓得很紧，像是在和他比手劲。她说：“你在一次幸福的婚姻中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不过，你还得再耐心点。现在我要给你算算你的过去。”

他赶紧说：“别算我的过去，请算算我的未来。”

他这样一说好像揿了个按钮，把机器关上了。随之而来的寂静令人纳闷，使他颇感意外。因为他并不想让她住口，虽然怕她会说出什么陈年往事来，即使说得不确切，也会像真事一样使他痛苦。他再次试图缩回手，这次成功了，这只手又成了他自己的。他局促不安地坐在那里。

贝莱太太说：“听着，这是我的指示：你需要把蛋糕拿到手，你得说它的重量是四磅八盎司半。”

“它果真这么重吗？”

“这无所谓。”

他苦苦思索，目不转睛地看着贝莱太太被灯光照着的左手：手掌方方正正的，煞是难看，手指又短又粗，戴满了硕大的镶宝石银戒指。这个指示她是从谁那儿得来的？难道她请示过那些熟悉的神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她为什么偏偏挑选他去赢那块蛋糕呢？也许这只是她自己的猜测而已？她大概已经瞎说了好几个重量——他一边在黑暗中笑，一边想——希望至少能从赢者那里分到一片蛋糕。蛋糕，美味的蛋糕，现在市面上不多了。

“你可以走了。”贝莱太太说。

“非常感谢。”

阿瑟·罗想，无论如何，去碰碰运气并无害处：她得到的指示也许是可靠的。于是他便回到蛋糕摊。尽管游园会的人快走光了，只有几个帮忙的伙计还在，但蛋糕周围却还围着一小群人。这个蛋糕的确很诱人。他一向喜欢蛋糕，特别是丹迪糕点厂制作的高级蛋糕和带有某种黑啤酒香味的家制棕色水果蛋糕。他对管摊子的太太说：“我要是再花几个钱试试，你不会觉得我嘴馋吧？”

“不会的，请吧。”

“好，我猜这个蛋糕的重量是四磅八盎司半。”

他觉察到一种古怪的沉默，好像他们一下午等的就是这个答案，却没想到会出自他的口。稍后，一个在摊外来回走动的胖女人发出一阵由衷的欢笑。“瞎猜，”她说，“谁都看得出来，你是个光棍。”

“不，”摊后的太太严厉地打断她的话，“这位先生赢了。他说得一点

不差,猜中了。”她讲话的样子颇为神经质,令人纳闷。

“四磅八盎司,”那胖女人说,“哼,你小心点吧。它会像铅一样重。”

“正相反,它真的是用鸡蛋做的。”

胖女人冷笑着朝衣服摊子走去。

蛋糕递过来的时候,他又一次感到这种奇怪的沉默。人们全都围上来观看,其中包括三位中年妇女和那位牧师,他已离开了方格板。罗抬起头,瞥见吉普赛人的帘子掀着,贝莱太太的目光正盯着他的脸。他宁可听那个在摊外转悠的胖女人的讥笑声,那是正常的,能使人感到轻松;身边这些人却个个神经紧张,好像正在参加当天下午举行的最主要的仪式。他刚才重新体会到的童年时代的心情仿佛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无邪的感觉消失了。剑桥郡中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暮色苍茫,摊主们准备收摊了。那胖女人拿了件胸衣,朝门口走去(物品一概不准包在纸里)。阿瑟·罗说:“谢谢,太感谢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被包围了;他怀疑是否有人会闪开,让他出去。牧师倒是闪到一边,伸出一只手在他胳膊上轻轻捏了一下。“老朋友,”他说,“老朋友。”

寻宝摊主正在匆匆收拾物品。阿瑟·罗这回没在这儿赢得任何东西。他手里拿着蛋糕和《小公爵》,站在摊前观望。“我们收摊收晚了,太晚了。”那个戴着宽边软帽的老太太埋怨道。

虽然天色已暗,但是还有人感到值得花钱进来。一辆出租汽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到这里,一个男人下车后,匆匆奔向吉普赛人的帐篷,犹如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怕马上死掉而赶忙跑进忏悔室一样。这究竟是又一个相信神机妙算的贝莱太太的人,还是贝莱太太的丈夫赶来把她从这种亵渎

神明的仪式中带回家去呢？

阿瑟·罗这样思索着，觉得很有趣。他几乎没有发现参加寻宝游戏的人差不多都走了，最后一个顾客也已向门口走去，只剩下他一人和摆摊人一起呆在大梧桐树下。当他意识到这点时，感到很尴尬，如同餐厅里的最后一位顾客，突然发现侍者沿墙站成一排，都在注视着他。

他还没走到门口，刚才那个牧师就开玩笑似的拦住他的去路：“别忙着把奖品带走啊！”

“该走了。”

“你难道不想为了做件好事而把蛋糕留下吗？在这种慈善游园会上，这样做也差不多是惯例啦！”

在牧师的举止里有某种东西使罗感到不快——一种难以捉摸的教训姿态，仿佛一个仁慈的贤人正在向一个新学童交代校规。“你们这儿肯定不会再有人来了吧？”

“我的意思是，你应该把蛋糕还给我们这些仍留在这儿的人。”他又轻轻捏了捏罗的胳膊。“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辛克莱。你瞧，我是来试试有没有本事占别人一点便宜的。”他咯咯一笑。“你看那边的那位女士——弗雷泽夫人——就是弗雷泽的太太。这样一次友好的小买卖能使她有机会拿出一张钞票，爽爽快快地捐出来。”

“这话听得让人很不爽快。”

“他们那帮人好极了。我想让你认识一下，先生……”

罗固执地说：“不让人带走奖品——不能这样办游园会。”

“嗯，你到这儿来不见得是为了占便宜吧？”辛克莱先生的话里有话，